

它们去哪里了呀

□ 花蕾

夏天的时候,陈静老人托人带给我一本书。

那天我刚刚看到侯军大哥的文章:他去看望病重的岳父,老人家已经不能下床,口齿也不清楚了。见到侯军以后,不断地重复一句话,一时听不明白,老人很着急,请每天照顾他的保姆来翻译,她听了以后解释,老爷子让你把书橱里的书挑一挑,有用的都拿走。侯军听了几乎当场落泪,而读到这篇文章的我也已经泪目。

情绪并未平复,就拿到了陈老送来的书《切口大词典》,书以牛皮纸包了书皮,封面和书脊陈老用自成一格的字体题写了书名。这本书是国内第一部集切口之大成的词典,由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3月影印出版,分类收录了373条各行各业的切口,随手一翻就颇开眼界:比如,医药类,葛巾是指丝瓜络,白衣是指扁豆壳,而清客衣是指蝉蜕,金镶玉则是佛手片儿;再翻到盗贼类,撕扇子是毁门而入,封扇子则是闭门扉,滑倒了指的是被擒,而我们武侠小说里常见的风紧,指的是“把风见有人缉捕,无枪可放,则高喊风紧。犹言不可为,速逃也。”

陈老是坚持为我们报纸副刊写稿60多年的老作者,也是我们副刊最忠实的读者之一。早前他写了稿件会坐公交车亲自送过来。每次看到他缓缓挪动脚步走过来,珍而重之地交出稿件,都会增加几分身为编辑的责任感。近几年老人不良于行,家人不让他自己出门,稿件则由子侄辈送来——他一直坚持稿件要送进编辑手中。见面次数少了,电话却没有断。每年到了四季度,他会早早打电话来问,明年文史版和副刊都还有吧?有的话我就订报纸

啦。陈老是老镇江,我们的文史版上刊登的有关地方风物的文章,若有什么出入,见报的当天上午,他就会打电话过来提醒。相熟的编辑或作者写了什么好文章,他读到了也会不吝热情地来电大大表扬一番。前年金庸大侠去世,我写了篇《和金庸有关的岁月》,老先生一看大为赞赏,打来电话跟我好好说道了一番——估计这也是后来他把这本《切口大词典》送我的原因,他认为江湖会是我的兴趣所在。

对于读书人而言,人世走一遭,最后关头难割舍的,肯定包括曾经千挑万选各种斟酌后收藏的爱书吧——一世所藏最终散佚,甚至沦落到废品收购站,想一想都会让主人心如刀绞,所以临终前,以托孤的心情想给自己的宝贝们找个爱它们的新主人。

暮年散书,是爱书之人要面对的一个命题。巴金先生家里曾经到处是书,买书、藏书,是他一生中除了创作以外,最为重要的事。晚年,他整理藏书,分门别类捐赠有关单位;吕叔湘也是生前就着手处理藏书,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把一批藏书捐给大学、图书馆等专业机构;徐迟八十岁后则是把书分门别类地送给相关的友人,诗集送给诗人,散文集送给写散文的书,人皆得其所;施蛰存先生晚年有年轻朋友去看他,他就让他们从他的书架挑喜欢的书拿走——以嫁女儿的心情将一生珍藏送走。

这是名人,他们的遗爱会有人珍惜,妥善收藏。普通人呢?陈老生前最珍惜的,就是他那几架藏书。月初他过世,惊痛之余,忍不住在吊唁时冒昧问他家人怎么处理藏书——如果不要了,我觉得可以帮忙联系图书馆之类的机构捐了——所幸他孩子也是爱书之人,准备

将父亲的藏书搬回去,有空慢慢读。

十四岁那年,我在镇上的中学读初二。那时,老家没有图书馆,没有书店,读完我爸的藏书,班主任的书也借完了,无书可读很让我苦恼。一次调座位后,换了位叫仲秀兰的同桌,听我嘀咕后,她很豪爽地说,这有啥,我有好多书,放假跟我走。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五月底六月初的麦收季节,学校要放暑假,让师生回家帮忙收割。放假第一天我就和仲秀兰约好去拿书。骑自行车赶了二十多里路,来到了她外公家。仲秀兰的外公是当地小学的老师,酷爱读书。到了地儿,大门紧锁,估计一家人都在地里收麦。仲秀兰熟门熟路地从窗台上的破茶杯里掏出钥匙,打开了厢房的门。厢房分两间,北间是灶间,锅里还垒着没洗的碗,地上簸箕里堆着剥下的粽叶,一片狼藉;但是,打开南边的一间,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张竹床,两架书,一张小巧的书桌放在朝东的窗下。架上的书,几乎每本都整洁如新,有一些还包上了书皮。翻开来看,很多地方都有字迹娟秀的批注点评。

像饥饿的人扑到了面包上?不不不,更像一个穷人进了阿里巴巴的宝库,架上大多是我只闻其名尚未有幸一读的名著,犹如满洞珠宝,让人目眩神迷,无从下手。

我在书架前逡巡,拿下这本翻翻放下,又拿起那本看看。仲秀兰催我:你快点挑,我外公爱书如命,他要是回来了,可能会借两本给你,肯定不会让你随便选。那时日已近午,的确是该做饭的时候了。我挑了几本书,带去的小书包就装满了,写了借书的小纸条放在书

桌上,在仲秀兰的催促下飞快地锁了门又离开。等骑了两三里路后,心情终于放松了,吹过来的风带着热气,干燥的空气中飘着麦子的香气,我觉得自己骑行在云端。

回家就开始不分昼夜地读书,这堆书里包括《红楼梦》《彷徨》《呐喊》《唐宋词选注》《静静的顿河》……对我来说,这个暑假真正体现了它名称的最本质意义。

一个星期的假期过后回到学校,仲秀兰看到我都快哭了:她外公回家后看到纸条发现书少了,当天晚上就追到她家来索书。她没去过我家,那时候电话也没普及,假期根本找不到我,只好答应外公下个周末把书送回去。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比暑假期间更忙,抄录一会宋词,又赶紧去看一会小说。终于期限还是到了,星期六我恋恋不舍地把书带给仲秀兰,只看完了《彷徨》和《呐喊》,《静静的顿河》结局也没看完,《红楼梦》还是繁体竖排的,连蒙带猜我只看到第三册……这种怅然的心情跟随我多年,直到几年后进入大学那藏书几百万册的图书馆才被治愈。

在漫长的岁月里,那些书的封面经常浮现在我眼前,多年后我还凭这些记忆考证出来有关这些书的蛛丝马迹:《红楼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启功作的注释;《唐宋词选注》是唐圭璋先生编的,北京出版社出版;《彷徨》《呐喊》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封面上鲁迅的浮雕头像太经典了……每当想起它们,暖暖地带着麦子香气的味道又若隐若现。去年,在初中的同学群里加上了仲秀兰的微信,有一句话我憋在心里一直没问出口——

那些书,它们都去哪儿了呀?

拐弯的阳光

□ 曹春雷

进了院子,大黄狗用“汪汪”迎接我们。一个孩子应声从堂屋里出来,拘谨地看了我一眼,红着脸打招呼:“叔叔好!”很腼腆的样子。我笑着回应他。他的眼睛特别亮,真的像黑葡萄,而眼神,格外清澈,如秋天的河水。

他家是和我结对的贫困户。在路上时,村干部已给我介绍了他家的情况,说他读小学五年级,父亲前年因病去世,今年母亲又得了病。

屋子老旧。房门前一把椅子,上面竖着一大块玻璃,缺了一个角,像是谁家梳妆台上的,坏了后被丢弃,而他捡来放在了这里。一大束光便从这镜子上折射进屋里。我说,这是你的创意吗?真不错。他点了点头,有些害羞。

屋门矮,我和村干部都低头进去。进门时由于我们遮挡了阳光,屋里很暗,我的眼睛有点不适应。等我和村干部移开身子后,发现那一大束光抵达处,是一张床,孩子的母亲斜倚在床背上,看见我们来,努力想坐直身子。我忙说,不用坐起来。她还是缓缓坐直了,轻声和我们打招呼。

床跟前的小电炉里,咕嘟咕嘟滚着,热气缭绕在阳光里。空气中弥漫着药味。孩子说,这是给母亲熬的中药。床沿上,有一本书反扣着,《草房子》。有些破,页边都反卷着。我拿起来,里面夹着个书签,是片杨树叶,金黄,水分还没有流失掉,看来是刚刚放进去的。

我问,你喜欢看书?他点点头,一只手垂在裤腿边,另一只手搓着衣角,轻声说,书是从俺大爷爷的废品收购站里捡来的。大黄狗进屋来,摇着尾巴,一个劲蹭他的腿。

我看到斑驳的墙上,贴满了奖状。孩子的母亲这时说,这孩子聪明,能学,每次都考班里的第一。说这话时,她是骄傲的,声音也明显提高了几度。

出了他家院子,我和村干部说,他家房子太旧了,该翻修一下。村干部说,是啊,到了夏天天下大雨,就怕塌了,村里也有这个想法。我说,翻修的钱我来筹。

一定要让他家住上敞亮的房子,阳光不用拐弯就能照进屋里。我这样想。

和村干部分开后,想起我车里还有一本《平凡的世界》,就取来,重往他家走去。给他书时,他很欣喜,连声说:“谢谢叔叔!”站在屋内的阳光里,迫不及待翻开。阳光照在他脸上,阳光照在书上,阳光一定也照进了他心里。



泉
悦之摄

莫忘嚼“菜根”

□ 张军霞



我喜欢随身携带一本书,出门坐车、等人、在银行排队缴费,很多情形之下,都可以拿出来翻阅,随时、随地、随思,自得其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背包里一直放着一本《菜根谭》。

这本书体积小,携带也方便,更重要的是文章短小精悍,字里行间充满了浓厚的哲学味道,每次开卷,都会让人受益。在滚滚红尘中行走,为生存和名利奔波,忽然有这样一刻,可以抛开一切,细细品读,如同一杯好茶,让心灵到那间沉静下来,哪怕只有短短几分钟,也是那么的珍贵,颇有“浮生偷得片刻闲”

的愉悦。

责勿太严,教勿太高。这句话是指批评人家的过失,不要过分严厉,要考虑对方能够承受的程度。教人家做善事,也不要要求过高,要考虑对方能够做得到而不会感到困难。这八个字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仍然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比如善于做官的人,发现下属做了错事,往往会先来一番自我批评,让下属感觉领导在替他承担责任,首先在心理上就接受了领导,自然也就接受了批评。再比如教育孩子,棍棒之下无孝子,过于严厉往往事倍功半,循循善诱才是家庭教育的好方法。

读无字书,弹无弦琴。人们只知道理解和阅读有文字的书,却不知道去研读大自然这本无字的书;人们只知道弹奏有弦的琴,而不知道弹奏大自然这把无弦的琴。就是说如

乡愁里的精魂

□ 朱志成

浓的思恋之情。

春节前几天村里人家杀猪宰羊蒸糕蒸糕,炊烟几乎昼夜不停,烟筒里冒出来的是轻烟,既不重也不浓,淡淡地款款地,因为这些日子多数人家烧的是硬柴草,像小麦秸、豆秸、芝麻秸、山草之类,这类柴草烧起来爽手,火旺烟少,噼噼啪啪地响得很有气氛,要过年了嘛!平时农民们舍不得烧它们,总是尽量先把那些杂草塞进灶膛里。为了节省下硬草,勤劳的村民闲时会背个草篮扛个锄头出去割草皮。年前最忙碌的要算生产队的豆腐坊,高高的烟筒里日夜不停地冒烟,家家户户排着队磨豆腐。豆浆一煮好,男人或女人们总是先舀上一锅拎回家去,甜津津地端上一碗送到老人和小孩子面前。

年一过,转眼就到了春二三月,那是个杏花桃花伴雨的季节,也是青黄不接的日子。草堆剩下去没多了,有的人家开始烧淋雨受过潮的脚草。这时,一家奶奶和许多妇女一样勾着腰小心地伺候着灶膛里受了潮的柴草,柴草死气沉沉地燃烧着,雾样的烟带着潮气有气无力地爬上烟筒口,在四周徘徊

徊着不肯散去,直呛得坐在灶间的人咒骂着:“鬼天,哪天才能好!”

“双抢”季节是农民们最辛苦最困顿的日子。当村子里第一缕炊烟蠕动着从烟筒里探出头来时,天空还是一弯清月几颗星星以及东边如烟的瓦蓝,然后听到鸡鸣,吃牛和各种响动,这时,村庄才从朦胧中完全醒来。晨炊的烟唤醒整个村子之后,它们开始在村子上空悠悠晃动着,时而聚拢时而分散,像是在絮絮叨叨地议论着庄稼人的劳累和艰辛。中午,许多人家是没空生火做饭的,他们一早就把午饭带下田去,有些是回来舀上几勺稀饭直接灌下肚子又下田去。当劳作了一天的人们披着星星进村的时候,晚炊的烟才在暮霭中急急忙忙地升起。

深秋,稻子都登场了,那些日子村里村外到处都飘溢着新谷的清香。为了犒赏开夜工的社员们,有胆识的生产队长会安排一两个女劳力去加工些新米,到肉店割上二三十斤猪肉,再去队里的菜地里搞些蔬菜,做一餐农民们盼望已久的新米饭,尽管新米饭还没到嘴,但人们从炊烟里已经感受到丰收的喜悦

果我们一味地执着于事物的形体,而不去领悟它的精神,又如何能真正体悟到读书弹琴的乐趣呢?作者将一番道理浓缩在一句话里,提醒芸芸众生,如果做事只图“表面文章”,那将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

不竞荣禄,不畏权势。作者的意思是说,不在意荣华富贵,自然不必担忧功名利禄的诱惑。不追求仕途,自然不会害怕官场的危机四伏。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小故事,有位高僧评价芸芸众生说:“我只见到两个人,一个贪名,一个贪利。”也就是说世上追逐名利的人之多,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如果真的可以做到视名利如云烟,自然不难获得内心的平静。

古人云:性定菜根香。静心沉玩,乃得其旨。毛泽东也曾说,嚼得菜根者百事可做。读懂一部《菜根谭》,体味人生的百种滋味,就能做到“风斜雨急处,立得脚定。花浓柳艳处,着得眼高。路危径险处,回得头早。”

静静读,细细品,“菜根”越“嚼”越“香”,心智也会变得越来越高。

了。其实,开夜工分到的一大碗新米饭和半碗红烧肉,还是被端回家去,一大半下了孩子和老人们的肚子。

有一个秋天是忘不掉的。那年刚开学,学校组织师生挨家挨户去背烟筒,大一点的学生爬上灶头用绳子把烟筒箍好,我们年龄小的就在下面背,随着老师一二三的喊声,轰隆一下烟筒就倒了,于是孩子们灰头土脸向第二家进发。那年头,只能公社食堂集体开伙,不许家庭生火冒烟,如果哪家违规了是要被查处的。据说,村头有一家曾经就是有灶也不烧的。五奶奶说,抗日战争时,村头那家是游击队的联络点,炊烟是信号,游击队员们只要看到那家烟筒里冒烟了就会马上转移,所以这家人家平时烧饭只用泥锅熬子。后来敌伪方面还派人去转过几趟,这家老奶奶回答说,家里就两人,烧大灶不是费柴吗,锅腔子能省草,难道你不是庄稼人?

炊烟,是世代代庄稼人生活的写照,是故乡美景中抹不去的色彩,永驻在庄稼人记忆中。而今,古老的炊烟已经渐渐离去了,偶尔见到它们,便会贪婪地多看几眼。



又见晚霞

□ 张仁君

你远远地离去
就像你轻轻地来
你隐入山峦的
那一刻
醉了多少
殷勤的云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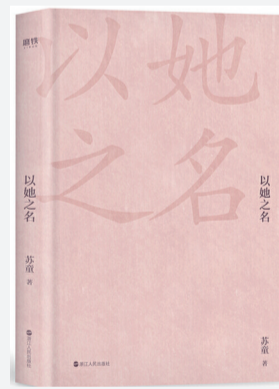
是谁的酒杯又尽
是谁的舞步骤停
是谁的歌声缠绵
挽你手臂
牵你衣袖
在草原上飞奔
追逐你的光芒
却留不住
你远去的身影

你一隐一现
苍穹为之变色
鸟兽为之惊乱
你一笑一颦
山河为之绚烂
草木为之含悲
你不经意的来去
却酝酿了
我整个世界



《宋徽宗:天才在左 天子在右》王霄夫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定价:99.00元

艺术天才与亡国之君的左右身份,一代帝王宋徽宗错位的戏剧人生,将越信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生和北宋王朝最后的繁华与倾覆展现得淋漓尽致。



《以她之名》苏童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定价:48.00元

生为女性就注定了,要承受命运的重重考验。苏童亲自编选审定全新短篇小说集,一部关于女性的传奇故事,一则关于命运的现实寓言。



《重案实录》刘星辰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定价:52.00元

“警界顶流”还原重案侦破全程:“太平洋大逃杀案”“东北灭门案”“枉死案”,15年来,缉凶足迹遍及东北各地。